

MISHI
DUCHENG[迷失毒城]
MISHI DUCHENG(美) 萨拉·兰恩 / 著
刘欢 / 译

萨拉·兰恩, 2007-2008 “黑色文学奖”获得者, 一个充满才情又野心勃勃的恐怖小说新锐作家。

萨拉·兰恩的作品是带着真挚的情感、动人的诗意在诉说最恐怖、最惊悚的行为。兰恩总有办法让读者不寒而栗。她的作品有女性版斯蒂芬·金之称。

《迷失毒城》是继《守护之殇》之后获得2007年美国“布莱姆·斯托克最佳小说奖”。

迷失毒城

MISHI DUCHENG

(美) 萨拉·兰恩 / 著
刘欢 / 译

MISHI
DUCHENG

时代出版
APE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迷失毒城 / (美) 萨拉·兰恩著; 刘欢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96-3569-9

I. ①迷… II. ①萨…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4431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 1210782

Copyright © 2007 by Sarah Lang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Veltre Compan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出 版 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尹 晨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4456946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4.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 谢

谢谢我的经纪人,祖·维尔特和萨拉·赛尔夫,谢谢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应该给他们颁发奖章。还有我的编辑萨拉·杜兰德和皮尔斯·布洛菲尔德,谢谢他们的建议,诚实,哦,还有耐心。我还亏欠纽约大学环境健康科学项目的人们——或许也是字面意义上的亏欠——特别是贝基·格鲁斯金,她总是适当地鼓舞我;茱蒂·泽里科夫,她的器官系统毒理学课程;乔治·瑟斯顿,让我有时间来写这本书;盖瑞·所罗门,让我加入他的项目。

还要谢谢我的写作小团队“谁想要蛋糕”及所有成员:丹·布劳姆、K. Z. 佩里、史代·方佩秋卡、李·汤玛斯,我们的头儿,尼古拉斯·卡夫曼,谢谢他们的慷慨相助。谢谢拉姆·齐坎贝尔、雷·加顿、杰克·凯彻姆、蒂姆·莱本、凯莉·林克、皮特斯·特劳布、道格拉斯·E. 温特。

最后要谢谢的是一路走来支持我的人,米尔达·笛福、乔恩·伊万斯、米歇尔·古斯塔弗森和艾里克·古斯塔弗森、玛丽·贝思·布伦南·玛吉和她的家人——布伦南一家和玛吉一家,劳拉·玛斯特森和詹姆斯·玛斯特森、凯特·奎因、我自己的英雄阿蒂·舒巴赫、劳里·斯坦登菲尔德和瑞安·斯坦登菲尔德、阿莱娜·蒂本斯基、JT. 佩蒂、克里斯、迈克,还有在房子里给我腾出一个写作空间的妈妈和爸爸,还有弗吉尼亚、曼城、华盛顿、锡拉库扎和阿米蒂·维尔兰恩斯。谢谢你们在看我的作品时,没有让我去看看心理医生。请在感恩节的时候也别这样做。我想编一个病毒。

目录 CONTENTS

致谢

楔子 冬天 / 001

第一部分 污染

一 你要去哪里？你去过哪里 / 003

二 林中怪物 / 016

第二部分 孵化

三 原子分裂 / 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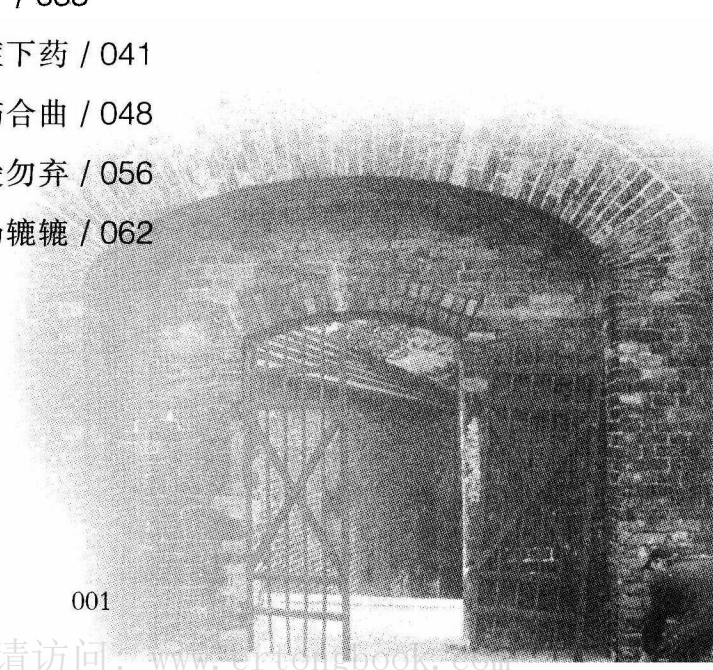
四 战争 / 033

五 对症下药 / 041

六 悲伤合曲 / 048

七 挚爱勿弃 / 056

八 饥肠辘辘 / 062



第三部分 传染

- 九 人类游戏 / 067
- 十 林中魔婴 / 069
- 十一 悲中乐,乐中悲 / 076
- 十二 唯有神知 / 083
- 十三 多交友 少树敌 / 087
- 十四 一分为二 / 096
- 十五 胖娃娃的咳嗽 / 101
- 十六 我恨你 / 106
- 十七 花花公子 / 111
- 十八 血染地毯 / 115
- 十九 流泪的眼睛 / 125
- 二十 骨头之痒 / 128
- 二十一 被诅咒的恋人 / 131
- 二十二 毁灭之家 / 138
- 二十三 命运之轮 / 145

第四部分 瘟疫

- 二十四 隔离 / 151
- 二十五 吃鱼——因为他们没有感觉 / 155
- 二十六 肚皮舞者朱丽叶 / 165
- 二十七 安息吧,路易斯·麦古芬 / 168
- 二十八 女巫 / 174
- 二十九 弟弟的监护人 / 180
- 三十 死亡孕育生命 / 186
- 三十一 床上的女人 / 187
- 三十二 也许你只是悲伤 / 189
- 三十三 维多利亚式别墅 / 192
- 三十四 第六十九号房 / 196
- 三十五 地窖 / 199
- 三十六 共生菌 / 200
- 三十七 曼——迪 / 201
- 三十八 我心已止,但仍坚持 / 204

三十九 执著的沉默 / 207

四十 氰化物 / 207

四十一 窒息 / 212

四十二 潜逃 / 215

四十三 饥饿的声音 / 216

四十四 分离 / 220

四十五 所罗门之困 / 221

四十六 幸运和命运 / 222

尾声 / 224

楔子 冬天

001

楔子
冬天

一到冬天,黑暗便悄悄地迫近。还没吃完晚饭,天空就已经黑了。停电了,只好拿着蜡烛在夜里摸索,火苗投下诡异而熟悉的阴影,万物俱寂。我突然想起来,连一声蝓蝓叫都没听见。只有风呜咽着钻过窗户和烟囱的缝隙,隐约传来难以识别的尖叫声。

让我这么着开始吧:从前。

从前,有一个冷冷清清又令人怡然自得的地方,叫做C镇。清晨总是一片寂静,除了一两声勺子搅动咖啡的声音,或者低声播放的无线电传来的报时声扰人清梦。这是一个气氛融洽的小区,每逢夏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奔跑。到了晚上,小孩子们在草坪上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稍大一点的就在河边偷喝啤酒,他们觉得这种偷偷摸摸而又不被揭穿的小动作很刺激,殊不知大人们看到他们总会愉悦地想起自己的青葱岁月。和缅因州中部其他地方不同,那里只有在失业办公局外才能看到排队的人,而C镇却很繁荣。C镇的医院拥有东海岸最优良的癌症研究设备,吸引了自纽约等地远道而来的南方医生。我们中间有科学家、银行家、艺术家、教育家,我们的商店也多是家族生意。每年,沃尔玛超市总想在我们高速公路旁扎根下来,但是,我们会一致投票反对,还家乡一片净土。

然而就在詹姆斯·沃克事件发生之前,已有一些征兆出现了。那年春天,贝特福德附近的克劳特造纸厂发生一场大火,大火释放出大量的硫磺烟,接连数日不散,人们的眼睛都被熏得生疼。树林里也发生了化学变化,树木一棵一棵地死去。虽然没有失业队伍,但是年复一年的政府基金裁减和泛滥的法律纠纷也不少,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医院每况愈下。油漆

需要重刷,瓦房顶需要重修,汽车上的凹陷需要补好,但是这些事总会一再地被拖延。好像受到缅因州经济衰退的传染,人们明白,失业,商店关门离自己不远了。即使这样,那些欢迎的标志仍然光鲜欢快,街道仍然铺得整整齐齐,草坪仍然修剪得郁郁葱葱。我们对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仍期盼着美好的未来。

但是毕竟还是有征兆的。詹姆斯·沃克事件到来之前的夏天,我和老公晚上开始失眠。我常坐在厨房里,泡上一杯立顿奶茶,静待唧唧喳喳的鸟儿宣布黎明的到来。我的内心在期盼着什么东西睁开眼睛,好像我费尽心思也无法理解的东西,我的身体却能够明白。如果我仔细观察,我可以看见所有的征兆。全家去度假的时候,我还记得看着女儿在汹涌的波涛里起起伏伏,最后沉下去的不是她的手,而是她的头发。我犹豫过要不要跟着她跳下去,把她拉上来。可能我弄不明白的事情,我身体的一部分却知道——想要挽救我一颗破碎的心。

我要跑题了。

我想讲一个故事。如果听起来好像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请读者包涵。在这个小镇上,总是能听到闲言碎语。不仅如此,死人也会说话。

好,大家围成个圈,每次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这样说。准备好瓜子、茶水^①。

^① 译者注:最后一句颇有论坛上楼主开八的风格,所以用了常见的瓜子、茶水、板凳之类八卦必备小物,听作者开八。

第一部分 污染

003

第一部分
污染

一 你要去哪里？你去过哪里

“乔治？”萝伊丝·拉金在四年级班上点名。她的声音模糊不清，点名册快贴到鼻尖了。九月的礼拜二上午，阳光普照，钟塔还没传来9点的钟声。

“哦，到。”乔治回答。他正咬着红色的克雷奥拉蜡笔头。萝伊丝从点名册上抬起水汪汪的眼睛。“乔治，别嚼那个了，小心发胖。”接着，她深深地吸一口气，这是在语言治疗课上学的，然后更正自己“发病”。乔治从口中拿出蜡笔，上面一半已经不见了，而他的牙齿都染成了红色。萝伊丝摇摇头，乔治·桑福特——不是最聪明的孩子。萝伊丝·拉金，二十九岁，七年前搬回到C镇后就开始教四年级。她身段细长却不乏曲线——绝对是新一滴酒馆的酒鬼们口中的“正妹”。在她的班上，男孩子，甚至有的女孩子对着窗外做白日梦的时候，也都是在幻想她长长的黑发和带着点妮娜威化饼香味的气息。

孩子们爱她，家长们也爱她，醉鬼们对着她开心地吹口哨，就连小动物们也喜欢围绕在她身边。萝伊丝的可爱只有一个瑕疵：她的门牙间隙宽到能塞进一支铅笔。初中到高中的六年里，她一直用牙箍，希望能缩小这个缝，但是一旦她嘴里的金属套得以释放，不到一个月，那牙齿又匆匆忙忙地迁移到原来的“故乡”，恢复原状。她只要一激动，说话就会大舌

头,唾沫便会从缝隙中喷出来,像瘟疫一样溅到别人的脸上,无论敌友,概不放过。比如今天,那点名册已经湿了。

“詹姆湿(斯)·沃克。”萝伊丝。

“到。”詹姆斯回答。

“别乱踢,詹姆湿(斯)。把脚放兹……直。”

“四(是),萝伊湿(丝)小姐。”詹姆斯阴阳怪气地学舌,嘴咧到耳朵根,得意地笑着。萝伊丝第一反应就是拿着点名册打烂这小鬼的头,但是她没有,继续点名。

“卡洛琳。”

“到,萝伊丝小姐。”卡洛琳挥舞着双手,在位子上像尿急一样扭来扭去。萝伊丝想,可能自己无法热爱这群孩子。

萝伊丝用脏兮兮的纸巾擦了擦眼睛,深吸一口气,慢条斯理地说:“同学们,我有过敏赠(症)。你们知道什么是过敏赠(症)吗?就四(是)老打喷嚏,老流眼泪。对某些人来讲,比如强尼吧,对狗过敏。我呢,就对发霉和豚草过敏。我没有哭,明白吗?”

孩子们点点头。卡洛琳举起手,“哦,哦”地叫着。

“枕(怎)么了,卡洛琳?”

“我对青霉素过敏,一种抗菌素,就是治……比如,哦,如果你得了艾滋病的话。”

萝伊丝颌首。“那么严纵(重)啊,卡洛琳,兹(知)道了就好。那么,今天凯瑞来了吗?”

“到。”

“亚历克斯·福布莱特。……迈克·福布莱特。”

点名还在继续。

其实萝伊丝撒谎了。她没有过敏,她真的在哭。今天班上有个较大的出游活动,就算她想待在家里,也没有时间找人来代替她。所以她只得来了,一边牙齿漏风地点着名,一边祈祷詹姆斯·沃克之类的调皮鬼千万别举起手,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她今天没戴订婚戒指。

其实回头想想,事情也在预料之中。她一直都清楚罗尼和诺琳不是好人。他们曾经做过一些蠢到悲剧的决定,比如把薪水挥霍在彩票上也不愿意付房租,事实明白得一如她牙齿间的豁口:这对家伙一点儿也不顶用。但是她又将这些抛之脑后,因为罗尼的房子像猪圈一样,要是没人记

得打开窗户的话,那窝里准有一股牛奶发酸的气味,你说他怎么会不得偏头痛?当然尽管诺琳在节食丸问题上的尖酸刻薄足以和琼·克劳福特比肩,但人家毕竟还有一个宽大的心不是?只是得用放大镜才能找到。再者说了,她萝伊丝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她讲话口齿不清,收集臭虫,经期前狂吃汉堡里的生肉,上帝呀。

另外,她的生活也不是因为他们而变得乱七八糟的。

毕业之后千不该万不该回到C镇来。在新汉普郡大学的日子,她是快乐的。高中的她就像一个大骨架的巨人,而大学里的男孩子会和她约会。她找到一群同样喜欢意大利拼盘游戏《平凡追求》^①中关于自然科学类问答题的朋友,讲话的时候不用再捂着嘴,因为偶尔“发大水”了,只要她道歉,大家都会原谅她。

大四的那个冬天,她爸爸有一次开车从C镇前往贝特福德。途中,那辆尼桑车在黑色的冰上打滑,冲进了树林。仪表盘掉下来,压断了他两条腿。车祸发生的时候是深夜,直到早晨人们才发现他冻僵的尸体。没有人知道那天他为什么要离开温暖的被窝和睡梦中的妻子乔迪。他既没有情人,也不抽烟喝酒。铲雪车司机发现他的时候,他的安全带仍然紧扣。即使一双腿断了,大多数人还是会从后座位打开门爬出来求救的,但是罗塞尔·拉金没有。人们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手机,手机信号很好,但他一个电话都没拨出去。可能不是自杀吧。他只是想让自己安心,可能不是自杀。

葬礼结束之后,萝伊丝的成绩一落千丈,她勉勉强强地毕了业。本来想申请博士学位也不了了之,夏天也没有找工作的打算。就在穿着毕业服在翰林广场的迪蒙山下游行的前一夜,“你不爱我了吗?”交往两年的男朋友罗迪·切斯问她。当时,两人坐在寝室外的门阶上,她该告诉他自己是怎样迷恋他深沉的嗓音,但那时她的心还不能接受爱情。她满脑子都是爸爸躺在棺材里苍老的脸。罗迪垂头丧气地走了,身影也短了一截,她又想起了爸爸。接下来,她只记得自己回到了家乡,在小学里做代课老师,把妈妈喝光的杜松子酒瓶放在波兰泉瓶子底下。C镇风光宜人,是孩子们的好去处,但如果你不想做和医院有关的事情或者啃老族,那就得搬

^① 译者注:一种拼盘游戏,通过回答问题移动板块。问题共分六类:地理(蓝色),娱乐(粉色),历史(黄色),文学和艺术(棕色),自然科学(绿色),运动休闲(橙色)。

到大城市去。没过几个月,萝伊丝就备感无聊。终于在一次回家的路上,一头钻进了新一滴酒馆。本来打算窝在一个角落,喝上一小时的苹果混合酒,然后回家。如果事情照此发展,或许她的生活会是另一番模样。她可能会回学校,最起码也会在高中找一份生物老师的工作。但是生活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

就在这个酒馆,她遇到了中学时的老同学诺琳·卡斯蒂洛。诺琳在C镇的卫生中心看护年迈的病人。她很聪明,很风趣,也很刻薄。高中的时候她常常说:“那件衣服显得你屁股超大”,或者“你讲的事情好笑是没错啦,但是太长了。要是大家不听你讲,你看起来就会好笨。其实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把你当朋友”。诺琳就在那儿,在酒馆里,萝伊丝明白自己该微笑然后继续往前走,因为这个女孩简直就是一个灾难磁场。但是萝伊丝又感觉孤单,诺琳是个不错的伙伴。那天晚上她们一起喝了不少酒,之后又出来几次,很快便成了一种习惯。

罗尼·凯勒也经常和三五朋友聚在新一滴酒馆。C镇依旧保留着他1996年赛季上打出的21个本垒打记录,也因为这样,TJ·温莱特会免费给他第三杯百威啤酒。罗尼没有因为在学校大受欢迎而变成一个浑蛋,他也没长成一个愤青。萝伊丝还挺欣赏这一点的,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日后会成为一个专业棒球选手。罗尼高中的女友头脑发晕,跟一个叫伍德·斯特克的嬉皮士跑了之后,诺琳便像一个发情的母猴子一样向罗尼大献殷勤。只要喝得酩酊大醉,她就吊着罗尼的肩膀,不跟着他回家绝不放手。结果,罗尼约了萝伊丝去看电影。

萝伊丝应该拒绝他的,他是诺琳想要的人。更何况,他从瑟莫斯社区学院辍学后在花旗银行当了一名出纳员。他和安德鲁·林安科租了一个顶楼,晚上睡觉前都要抽一包缅因州最好的烟,早晨起来就开始做早饭,然后把涤纶条纹结扎成双活结。

他约萝伊丝出去的时候,罗尼的手放在她的肩上。他的手掌很厚实,布满了老趼,关节突出。罗迪·切斯之后,再没有一个男人像罗尼这样认真地碰过她。一阵暖流透过外套,毛衣,直达她的肌肤。她身体雀跃着,感觉怎么就那么好。还没来得及想诺琳会气得做出什么样邪恶的事来,她就已经答应罗尼去看汤姆·格林导演的《漫画家之路》了。

第二个星期,罗尼送了她几只小螃蟹。她花了七个礼拜才摆脱这些噩梦。它们锋利的铁钳夹坏了她的趾骨,淡红的血迹永远地留在了床单

上。这是他前女友送他的,本来他以为已结束了它们的生命,结果有一些意志顽强的蟹卵在他浴巾的纤维上存活下来,孵化出来。萝伊丝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脸红得像番茄一样,给她看他们租了一个月的奈特·弗里克斯 DVD(都是一些带字幕的法国电影,她一点都不喜欢,纯粹为了处罚他罢了)。要不是因为她也喜欢小虫子,对它们细小的身体兴致勃勃,她可能早把他甩了。

“罗尼就是一彻头彻尾的窝囊废。”诺琳用力地吸一口超清骆驼^①,烟头滋滋作响。他们约会的那几个星期,诺琳的醋意混杂着滚烫的怒火,悄无声息地熬成了一锅黑色的浓汁。“而且,我相当肯定他是个同志,他和室友只是拿你当幌子。”

萝伊丝应该维护罗尼的,可她却点头附和诺琳的话,然后换一个话题。和诺琳闹僵不值得,她的话有一半是在喝酒的时候说的,事后便忘了,另一半也是有口无心。就那样过了一段时间。每个星期四,她们两人总在新一滴酒馆喝下几杯苹果混酒,诺琳无边无际地扯着废话,萝伊丝好脾气地全盘接受,好像很受用的样子。

萝伊丝和罗尼继续约会,他们慢慢地了解对方,依赖对方。她觉得是无聊让他们坠入爱河。有时候,无聊真的会变成爱情。也许,大多数时候。

三年后,她被曼彻斯特大学昆虫学专业录取为全奖博士生。她告诉罗尼的时候,他叫她留在 C 镇,她答应了。她给那边寄了信,婉转地回绝了录取通知,同时也拒绝了一年 22000 美元的薪俸,这加起来比她代课工资要多得多。信一寄出,她的本能开始疯狂地叫嚣,她几乎都听不见,只是觉得全身像散了架一样。三天里她不吃不睡,她知道自己错了。

没过几天,她便适应了这个错误,一切又恢复原状,但是生活还没那么糟糕,也不够美好。罗尼的室友安德鲁开始和诺琳交往,这让诺琳很开心。迟到的爱情总比没有的好,诺琳恢复了心情,人也和善起来。他们四个开始聚在一起:看电影,打保龄球,往酒馆里的点唱机里投硬币,听着约翰尼·凯什^②,玩得很 high。原来萝伊丝是最喜欢 high 的人。堕落可让生活轻松起来,就像一个死人浮在滚热的池塘里一样。两个月前也就是恋

① 译者注:一种香烟品牌。

② 译者注:美国乡村音乐传奇人物。

爱六周年的那一天，罗尼向萝伊丝求婚了。

周五晚上，在蒙特利昂意式餐厅吃完通心粉后，罗尼将一枚深红色的小钻戒丢进她油腻腻的盘子里。戒指在盘子里转了几圈才停下来。她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喉咙却像是被堵住了。她一直等待这一刻。是的，等到了。

她以为他会单膝下跪，但是他没有。他只是耸耸肩，好像自己也弄不清楚他们是怎么走到了今天。她的思绪飞到了十年后的画面：她看见了深色的格子沙发、一双儿女和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的男子。一个有着许多优点的好男人。他的微笑摄人心魄，他制作得一手好奶酪和番茄三明治；他心地善良，说不上有骨气，就跟她的父亲一样。至少，她总是扮演着当家人的角色——就像她妈妈一样。她想做当家人吗？“拒绝他。”她体内一个声音低低地提醒着，“他现在就像是打开了一包蜜钱炭疽病毒，快跑吧，一定不能回头。”

她拿起戒指，在指间玩弄着。戒指很柔软，似乎只要一用力就会压扁。“我愿意。”她叫道，“我愿意嫁给你，罗尼·凯勒。”

第二天，诺琳答应做萝伊丝的伴娘，一转头就开始向安德鲁逼婚。她说既然罗尼和萝伊丝都快结婚了，他们也不应该落后。安德鲁连分手都懒得提，直接不回她电话。几天后，诺琳醉醺醺地，朝萝伊丝又哭又叫。酒精作用下的她双颊鲜红，就像她用的不是润肤水而是碱性溶液一样。“我才不去参加你的婚礼。”她说，“身为朋友，我奉劝一句，你错了，他不爱你，我也知道你会喜欢他不过是因为我先想要他，你从来都见不得我开心。”萝伊丝摆脱了诺琳，本以为会如释重负，结果更多的是受伤。最好的朋友闹翻了，刚开始的几个星期，她的胃里像是孵着一个坏了的鸡蛋，毒性的蛋黄和血液融为一体了。不管怎样，婚礼还是要准备，也只有萝伊丝一个人忙活。她挑选 DJ，预定 C 镇的汽车旅馆大厅。罗尼是圣公会教徒，而她是天主教徒。他父母不想用神甫，她妈妈则排斥牧师。“没问题！”尽管她自己一直梦想着一场教堂婚礼，但她还是对他们这样说，“清治安法官来主持吧！”罗尼一个子儿都没有，她本来有的父亲人寿保险金 163000 美元，被妈妈拿去买了高风险科技股，到 2002 年已经跌到仅剩 4000 美元。“没问题！”萝伊丝说，“我可以用发现卡^①，有 20% 的利息

① 译者注：美国的一种信用卡。

呢。”如果信用卡连一座房子的预付定金都买不起,辛辛苦苦地维持信用又有什么劲呢?

就在上周,罗尼开着红色的卡马罗到她家^①,按着喇叭。不知怎的,一听到那声急促而又礼貌性的喇叭,她就明白了一切。她一直在害怕地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整整一个月,她的舌尖总萦绕着一种苦涩,挥之不去。

车子停在那里,散发出罐子和香蕉皮的味道。出于自尊,她总该说些什么。但是她只是在脑子里向他祈祷,希望他能听见:拜托了,罗尼,不要说出来。我爱你,真心的。我爱你胜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要说出来。罗尼。我一天也不想和妈妈多待,再也不想睡在她在我九岁的时候买的金属圈床单上了。罗尼,没有你,我一无是处,卑微得无处可藏,是人都能看出这一点。

罗尼无法直视她的眼睛,说:“我做不到。”

“为什么?”她只能这样问。

“我不爱你。我也从来没有爱过你。”

她哭了,有趣的是,她心里有一只小兽醒了过来,睁开了双眼。突然之间她有了破坏的欲望:她想象着他的皮肤就像烂掉的水果皮,她亲手将他撕成碎片。她的手指感受着鲜血,挤压着。液体流过她的下巴,被她吃掉。别逗了。这是什么狗屁理由?你和一个女人谈了六年恋爱,然后告诉她你从未爱过她?当然,你可能不想娶她,但是,你不爱她?他想要回戒指,她还给他。送出去的礼物又要回去,这不是他的作风。他是有点不思进取,但是心肠不坏。她该猜到有人教他这样做,但当时她只是在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都变成一个大人,我却弄得一团糟?

她抽泣着走回家。天鹅绒沙发,福米卡餐桌,褪了色的橙色墙壁。虽然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风格,但远远称不上现代风。屋子里一股人的腥味,所有的窗户都关得紧紧的,妈妈从早上第一缕阳光透过雷沃乐棕色百叶窗钻进房间的时候起就一直那样裹着一条羊毛毯。

电视上重播着《谁想成为百万富翁?》^②。萝伊丝抽噎着走进客厅,乔迪·拉金反而开大了音量。里吉斯正在问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有多少层,

① 译者注:一种汽车品牌。

② 译者注:美国的《开心辞典》。